

回忆安应地区的抗日斗争

汪立波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回忆安应地区的抗日斗争

汪立波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回忆安应地区的抗日斗争

汪立波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32开·2 1/16 印张·29,000字

1953年6月第1版

195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T11106·53

目 录

1. 日寇侵占安陆、应城	1
2. 地主豪紳乘机作乱	2
3. 抗日挺进縱队挺进敌后	5
4. 发动群众坚持抗战	7
5. 反对国民党制造分裂	12
6. 軍民亲如一家人	17
7. 清室空野，粉碎日寇扫蕩	20
8. 困跑赵家棚的敌伪軍	23
9. 14个神枪手大战会家寨	27
10. 活捉通敌害民的梁叔和	29
11. 調查旱灾原因，对症下药	34
12. 领导群众兴修水利	39
13. 鮮明的对比教育了广大人民	46
14. 千塘百坝运动轟轟烈烈展开了	49
15. 粉碎敌人和反动地主的阴谋破坏	54
16. 人人感謝共产党	61

1. 日寇侵占安陆、应城

安应地区，包括安陆、应山和孝感3县的各一部分，位置是在湖北省的北部。它的东面靠着大别山西脚；西面紧接大洪山脉；南面靠近武汉外圈的重要城市孝感县城；北面是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上的桐柏山脉。此地虽然多山，但是交通运输比较便利。沟通南北交通的平汉铁路（就是现在京广铁路的京汉段），经过应山所属的广水车站、武胜关，直达河南。安应境内，在公路方面，有襄花（襄阳到花园）、广应坪（广水经应山到马坪）、安应（安陆到应山）、安长（安陆到长江埠）几条公路，有的从西到东，有的从南到北，贯穿全境；在水运方面，有淝水，也叫府河，这条河经过马坪、平林市、三陂港，流过云梦、应城，汇合汉水，直入长江。因为这个地区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物资丰富，而且地势条件较好，既能前进，又能坚守，自古被称为鄂北的咽喉、中原的门户，所以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8年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用一枪一弹之

力，就侵占了武汉。这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为所造成。在日寇快临近武汉的时候，卖国贼蒋介石命令他的部将，完全不管武汉一带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只管自己逃跑，象被赶着的疯狗一样，不战而退到随县、枣阳、襄阳、樊城一线，残酷地蹂躏当地的人民，阴谋反对共产党，预备向日寇妥协、投降。在这个总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了安陆、应山等县城，并且驻下了重兵，扼守平汉铁路，控制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这些十分重要的山系，一面固守武汉重镇，一面策应前线，继续进攻四川和陕西。因此，安陆、应山等县，当时就成了敌人在这一带的重要基地。

2. 地主豪绅乘机作乱

日本强盗在孝感、应山沿平汉铁路一带驻下了重兵以后，他们的一切生活需用物品，都强制当地人民供应。广大群众不敢住在家里，四处逃避。日本鬼子经常出来奸、掳、烧、杀、抢，强迫人民接头，办维持会，并且给他们送粮、送草，供他们使用。

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不但不坚持

抗敌，为民除害，而且胡作非为，丧尽天良，殘害广大人民。他們借着抗日救国为名，强向人民逼捐勒稅，花天酒地，嫖賭为乐。不仅如此，那些潰不成軍的国民党队伍，还三五成群，白天遍地橫行，拦路打劫，到了晚上，又到处燒、杀、奸、擄，弄得人民无法活命。广水、楊家寨等敌据点的人民，不愿作亡国奴，不愿給敌人办事情，紛紛逃到平汉铁路东西大山区，躲避敌人的蹂躪。可是这些避難的人民，到山区以后，无不遭到国民党軍队的迫害。人們的財物被国民党軍队搶空，有的人被国民党軍队逼死，有的人妻女被国民党軍队擄走，命遭杀害。人民所遭的苦境，实在一言难尽。楊家寨有个姓薛的老板，逃到了铁路以东的蔡家灣，住下以后的一天夜晚，天上有昏昏的月亮，人們剛剛都睡下的时候，忽然狗声大叫，全村被国民党軍队包圍了。国民党軍队把薛老板的門撞开，把他的财产搶空，把他的老母亲拉到水塘里淹得半死不活。象这样惨的事情，說也說不完。

因为国民党那些烂軍队經常不分日夜地在外打搶为生，当时弄得路断人稀，客商不敢通行，商店被迫停业。青年男女和生活稍微能过的农民群众，白天不敢外出，晚上不敢在家安宿。經常有青年男子被抓壮丁，青年女子被强奸，生活稍微能过的农民被搶。

农民們不管风、雨、霜、雪、寒、冻，常常睡在荒山野畝，躲避敌、伪、頑（指頑固派，也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它的军队）无恶不作的灾禍。現在人們一提起那一段暗无日月的灾难生活，还不能不对这些家伙切齿痛恨。

1938年初冬的时候，安应地区的豪紳地主集团，到处自立为王。例如安陆的楊弼卿、邓文山、梁叔和、姜少武，应山的熊源泉、李仲恒、王初南、馮雀子、刘文光，孝感的刘亚卿、刘梅浠、楊錫超、蔣少元等，这些地老虎，都是有錢有势，有的掌握千余条枪，他們敢于称王称霸。这些老爷們一天到晚打搶、綁票、杀人、放火、奸擄民女、吃喝嫖賭等等，是沒有給人民做过一件好事的。广大群众憤恨万分，說他們是“乘机作乱，遍地出妖魔”。除了他們以外，还有一些无名妖魔，就是当地的那些流氓、地痞，也乘机打劫，无恶不作。这些家伙的枪很少，就手持刀棍，到处害人。老百姓称呼他們是“杠子队”、“剥皮队”、害人精。令人最痛恨的是，这些地主豪紳、流氓地痞、无耻恶棍們，趁着日寇侵占县城、天下大乱的机会，不知拆毀了多少人民群众的家庭。他們見到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或年輕的媳妇，就設法去搶，害了人家的全家，霸占人家的妻女。他們逼得人民养有女儿的，十几岁

就早早出嫁，成婚以后又赶紧离开家乡逃命，避免遭到这些恶棍的毒害。这些恶棍們簡直象畜牲一样，毫无人性。刘梅浣是孝感国民党游击队司令，他竟然把他的族間侄女弄去作小老婆；对人民群众更是残酷压榨。穷凶极恶的敌、伪、頑軍，弄得广大人民傾家蕩产，田地荒廢，冻餓而死的不知道有多少。

这些恶棍們的滔天罪行，是无法說完的。人民群众在这种大灾大难当中，一方面对敌、伪、頑軍切齿痛恨；一方面象盼星星、盼月亮那样，迫切地盼望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八路軍快快来搭救广大人民。

3. 抗日挺进縱队挺进敌后

不久，李先念將軍和陈少敏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率領着英勇的抗日挺进縱队，挺进豫鄂边区，象一把尖刀一样刺入了敌人心脏，在这里发动广大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真是万分高兴。抗日挺进縱队起初人数不多，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部队很快地扩大起来，1941年春天，就成为新四軍第五师。

李先念將軍、陈少敏同志等到达边区以后，安应

地区成立了抗日行动委员会。当时，党指示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争取、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抗日，要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措抗日经费，扩大抗日力量，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和退还押金，保障耕者有其田，反对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等。这些政策的实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取得巨大的胜利。

1939年秋天，割了谷以后，许金彪同志率领的人民武装，在应山东南高家店地区消灭了和日寇勾结的地方顽固派杨焕然部全部；1940年春天，在应山以南彭杨店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汉奸部队刘文卿部全部。1940年冬天，抗日挺进纵队参谋长杨子明同志率领京安大队和第二团一部分，在应山东南红石李店打垮了和日寇勾结的地方顽固派李仲恒部（李仲恒指示他的殷道恩大队和龙福少中队投降广水日寇，以便与敌伪合流）。1941年，第十三旅一个团在应山东南太平镇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汉奸部队伪十一师师长李宝连所属刘文光部一部分（李宝连本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投降向日寇那里去的）。1942年11月间，我独立第六团攻克平林市，打垮日寇片岡部队一个小队；等等。

抗日挺进纵队许多次战役的胜利，打击了日寇的猖狂进攻，而且牵制了敌人南攻长沙、西取四川的主

力部队不能前进一步。同时，鄂北各地的战局逐步稳定下来，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起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了，大街、小鎮的生意逐渐繁荣了。

1940年春天，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鄂东、鄂中、鄂南、豫南等敌后抗日民主政府也都跟着成立起来。安应地区原来受京安应县委领导。因为它在滠水以东，平汉铁路以西，日本强盗利用滠水和平汉铁路森严地封锁我们，所以县委和安北地区无法经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鄂中专区1941年春天指示安北地区成立行政办事处；这里党的领导机构是安北工作委员会。后来，为了便于对敌斗争，统一指挥，所以又把安陆北部、孝感一部、应山南部划成了安应县。

4. 发动群众坚持抗战

在日寇占领了平汉铁路一线以后，党就指示我们在安应地区发展抗日十人团，教育十人团团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团结一切爱国人士，保家卫国，并且积极侦察敌情，收购枪枝、弹药，动员男女青年，参加部队和地方行政工作。抗日十人团是党领导的群众

組織，在有些地方是公开地进行工作，在有些地方是半公开地工作，但是在敌占区域内工作的时候，必須秘密进行。

1939年冬天，安北赵家棚、应山秦李家冲一带，发展了群众組織抗日十人团，也发展了党的組織。秦李家冲口的田家冲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田家冲对面的舒家庙，就是支部开会的地方。赵家棚靠东的張家祠堂，也成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部里有艾郁德、張繼生、魏华和等同志（后来他們都牺牲了）。張繼生同志在赵家棚摆杂货摊子，抗战几年当中，他一直积极为党工作，不要党的分文經費，完全凭他的小买卖自給自足，完成党交給的各种任务。他那里是党的一个秘密聯絡站，在得到敌伪的情报以后，他不分风、雨、霜、冻，积极告訴党和政府，从来都是不辞辛苦的。他对同志非常热情，留宿留餐，不取分文，具有深厚的階級友爱。他斗争性强，街上出了坏人坏事，他都积极檢舉。他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他带头把女儿送来参军。魏华和同志是雇工，艾郁德同志是貧农，为党工作都很努力。那时候，党給我們的指示是：坚决依靠貧雇农为基础，团结中农和男女青年，組織群众，扩大抗日力量，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我們初到安应地区的时候，除了許金彪同志帶領

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外，象我們这样地方工作人員，差不多都是赤手空拳。我們根据党的指示，全心全意依靠劳动群众，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我們努力給群众办事，党給我們的任务都胜利地、按期地完成了。例如，党指示我們依靠貧雇农来組織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这些群众組織在安应地区都建立起来了。这些組織里面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加入了农民抗日自卫队。

这些組織建立以后，广大群众一方面在党领导下蓬勃地开展生产建設（着重在水利建設上），一方面又不分昼夜地輪流站崗、放哨，檢查来往行人，严防敌特破坏，監視敌人行动。很多青年男子志愿参加地方武装和正規部队，拿起武器对敌斗争。安陆各区乡組織有武装基干队，人数是10人到20人不等，武器多半是撇把枪，也有部分长枪，还有刀矛。这是半脱离生产的，經常配合正規部队和地方部队作战，担任偵察、向导，护送給养和抬担架。他們也单独作战，不断到敌区周圍，組織、发动群众，征收公粮，协助稅务人員完稅，并且襲击敌人。安应地区的基干队大約有几百个人，当时起的作用很大。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更多。

广大群众有了自己的組織以后，他們不仅节衣縮

食，支援抗日戰爭，同時積極收集和奪取敵人的武器，那怕是一槍一彈，也要馬上送給抗日部隊。1940年春天，安北地區槎山腳鄧家獨屋有個姓鄧的老人，他把拾到國民黨軍隊的一枝捷克式槍親自交給我們，他說：“這條槍我埋藏了兩年了。許多國民黨游擊隊在我家住過，我都堅決不拿出來給他們去害人。你們共產黨真好。自從你們來到以後，老百姓才敢回家安居樂業。你們不侵犯人民一針一線，老百姓誰不愛你們！我把這條槍送給你們，來感謝共產黨對人民的大恩大德。”我們給他50塊錢，他堅決不收。還有孝感南區的一個老人，因為敵偽軍的迫害，又加上荒年，一家5口，逃到安北一帶討飯。他們來到孫家店南面的一個村子里，全家又凍又餓，都生病了。我們看見了他一家那種苦情，一方面給他們醫病，一方面給他一部分糧食，救活了他全家生命。後來他討飯又討到孝感以南，碰到一個喝醉酒的日本鬼子躺在路旁，鬼子身上有一枝左輪槍。老人隨手奪來了那枝槍，把槍（帶有3發子彈）藏在討飯籃里，回到安應，找我們找了5天，找到了我們以後，把槍交給我們。他說：“你們搭救了我全家生命。我舍着老命不要，把鬼子的槍奪過來酬謝你們。”象這樣的事可多啦。

不僅是一般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我們，就是在敵

人据点里不得已給敌人做事的人，只要有一分爱国心，也在我們的教育下投到我們这里来，参加抗战。1941年春天，平汉铁路蕭家港靠北边的一个碉堡，里面有5个日本人守着。他們的伙夫姓張，山东人，30来岁，黑黑的臉，瘦瘦的身条，性格忠厚老誠。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趁他出来买菜的机会，同他談話，对他进行教育，并且告訴他應該怎样帮助抗日，怎样向我們供給敌人的情报。他受到我們的教育，激昂地說：“同志，你們放心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事，我坚决地办。你莫看我在日本人那里办事，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伙夫是劳动人民出身，是被国民党抽丁抽出来的。当时因为他离家太远，路費无着，不能回家，所以暂时在这里給日本人做飯，确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們的地下工作同志給他取得联系以后，他就不断地供給我們情报，告訴敌人的行动。后来，有一天，日本兵的班长到孝感县城去了，碉堡里剩下4个日本兵，下乡搶来一坛酒，在碉堡里大吃大喝，都喝醉了。这个老張为国杀敌的机会来了；他决定不惜任何牺牲，干掉敌人，就在这个晴天明月的夜晚，用他的菜刀把这4个鬼子一刀一个全杀了。然后，他急忙把5条馬步枪和几百发子彈一担挑起，出了碉堡就走，过了河，到了抗日根据地。

我們的抗日武器就是这样得来的：是我們英勇的指战員从敌人手中繳来的；也有許多是爱国的劳动人民积极收集、冒險保存、給我們送来的，是他們舍死忘生杀敌人而夺过来的。

从1939年冬天起，到1943年8月間为止，安应地区成立了两个独立团，就是独立第二团、独立第六团。1943年，我們还掌握了5个基本連的武装。我們的指战員不分昼夜地采取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保卫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劳动生活，使安应抗日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

5. 反对国民党制造分裂

国民党頑固派为了能够順利地出卖祖国，向日寇妥协投降，牺牲广大人民，保护蔣、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在1941年1月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襲击安徽南部的新四軍，屠杀共产党员、抗战部队和广大爱国人民。皖南事变以后，安应抗日根据地里謠言四起。国民党特务和当地的反动豪紳地主造謠說：“新四軍不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揮和調动，所以国民政府派兵‘剿灭’江南的共产党軍隊。”还

說：“新四軍是‘叛軍’，共产党的地区在华北。这次国民党軍隊要把他們赶到华北去。”他們就用这样的无耻造謠手段煽惑群众，弄得群众惶恐不安。

早在1940年农历元月10日，应山东南区紅石李店土頑李仲恒、熊源泉，就一次在袁家河捕杀我們的部队人員和地方工作人員大队长吳应龙、張指導員等23人。国民党軍隊和地方土頑殘酷屠杀我們党領導的抗日工作人員和爱国人民，加上群众對我們党的認識还是不够的，因此有些人就一时产生了变天思想，觉得共产党在这里不会长久了。不仅是部分群众思想十分混乱，就是在我們地方干部中，个别立場不坚定的人也产生了思想动摇。其中有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和这样的家庭的子弟，前怕狼，后怕虎，認為敌强我弱，有了倒退思想。安应指揮部有一个秘書，就在他的父亲的勾引下逃走了。

这时候，第五战区的頑固部队也逼近了涇水一綫。敌、伪、頑三者合流，一致反共。他們阴谋策划，梦想把共产党和共产党領導下的抗日武装消灭掉。他們对边区发动了几次瘋狂的反共高潮。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所轄的随南以及安陆地区的涇水以西一带，相繼被国民党軍隊蚕食掉。同时日本鬼子和伪軍又在平汉鐵路以西广应坪和襄花公路上增加据点30多处，配合国